

鶴

林

集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七

宋 吳泳 撰

外制

李性傳授權刑部侍郎兼侍講制

勅成周以太史掌刑書先漢以明經決疑獄蓋諳識憲章而後足以辨八法之情偽精通義理而後可以權諸罰之重輕必惟其人始稱是選具官某鎮密而栗從容以和弓治父子之良遽於六學墮麓弟兄之樂博極羣

書自紹定之登朝既端平之更化曲臺議禮亡所依阿
文陛記言數多論建肆侍石渠之講晉紬金匱之藏重
惟祥刑當酌古誼過輕則幾縱有罪過重則恐傷無辜
朕方體列聖之好生爾宜念先民之弼教期予于治時
乃之休可

徐僑授工部侍郎依舊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制
勅御事罔耆壽俊何以造周朝臣無骨鯁儒莫能興漢
朕永惟治統之缺每嘆人才之難今得耆英宜寘近列

具官某端信而誠慤直清而澹夷在野則布衣躬耕在
朝則端冕敬色學如可樂弗違顏子之仁道或未行不
易下惠之介剴切曲臺之議從容勸講之箴朕雖苑囿
服御無所增竒技淫巧無所作實憑宿望以重版曹職
簡事清無妨執藝以諫道尊德貴豈以飭材為工若曰
歸哉非所望也可

趙汝談授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講制

勅朕眡朝南面圖任東曹謁謁王多吉人既選于衆番

卷七
番我有良士則惟其能用盼綸言以望禁橐具官某文
物河間之彥風流江左之英擢從丘園寔彼朝宁辭章
古雅如升堂而聞正音氣貌沖夷如入國而望喬木迺
睠甘泉之地久虛法從之班非白首耆艾則不足以羽
儀周行非黃目清明則不足以鑒裁流品晉侍金華之
殿陞直玉堂之廬若卿能砥節奉公則朕亦清心省事
往祇厥叙益務起哉可

趙彥臧授權兵部侍郎兼說書制

勅朕更化以來親賢為務疇咨羣辟亡踰於老臣晉貳
五兵莫如我同姓爰渙出綸之命以華簪筆之班具官
某肅乂端莊澹夷溫雅其踐修則言行遂於壇宇其講
習則師友漸乎淵源白駒之在空谷者累年威鳳之翔
高岡者千仞自還朝著喜見儀刑皓白而偉衣冠惟恨
識卿之晚赫咍而如圭璧尚嘉迪朕之勤徑從蓬山過
陟荷橐覽安邊之議信儒者之知兵獻補闕之書尚宗
臣之報國益新厥業宏對茲休可

蔣重珍授守起居郎依舊兼說書袁甫授起居
舍人兼說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制

勅具官某等國家擢用魁才必更記注蔡齊端雅之品
被遇於仁宗汝礪忠嘉之猷簡知於哲廟蓋名高則知
所自愛而地近則可以昌言今斯百年始得二士爾重
珍氣剛而識粹爾甫貌肅而心莊一則崇論讜言不避
權姦之勢一則仁聲義聞能厲貪懦之風鴻遠弋兮高
飛鳳覽輝兮翔集迨茲親政為朕偕來毋曰朝亡闕政

而莫弼予違毋曰聖有訓謨而弗書吾過左記言右記
事職所當思上克明下克忠邦其用又往祇並命式邁
前修可

度正授試禮部侍郎兼侍讀制

勅朕臨御路朝顧瞻法從商耆成人之訓久迪予聞周
官宗伯之儀曾共乃事爰疇已試之效即峻為真之除
具官某篤厚而靖夷端莊而和裕衣深帶博蔚有大儒
之風詞贍理精真得講官之體篤守師說以沃朕心朕

嘗謂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於禮而不達於樂
謂之素兼古夔夷之任畀今鴻碩之賢爾宜導君臣之
和明上下之分使會盟可以却萊兵之暴而尊俎可以
折晉國之強毋棄爾成益祇厥叙可

李臺授兼侍讀制

勅朕鼎新化原晉用儒雅謂萬事之統猶闕詢茲黃髮
則罔愆雖六經之道同歸學於古訓乃有獲式資鴻宿
之望俾侍燕閒之游具官某一代耆英四朝舊德徽言

善道源流尚接於乾淳全節高名夷險弗渝於泰定逮
諸老收聲之盡屹孤忠貫日之明補紉犀傾扶立鼇斷
每念爾身之在外孰如以道而事君精神可以折衝故
范鎮有趣還之詔筋力不以為禮故次膺加毋拜之文
矧聖政之一書實高皇之鉅典非得博古通今之士豈
當明師勸誦之筵天下達尊三爾尚式陳於猷訓九經
行者一予其弗替於箴言毋曰遄歸庶期共治可

鍾震授兼侍讀制

勅朕以眇躬學于古訓六經之義何上莫窺往聖之心
正月之吉始和首遴鴻儒之選庶裨實政毋作美觀具
官某以文雅擷先儒之英以淹通擅良史之譽簪筆扈
從亦既有年侍燕清閒屢聞入告爰即延英之席用升
進讀之華究觀前朝厥有成監范祖禹進帝學八卷色
和而氣平呂公著列時議十條義明而詞約益於誦說
之際傳以箴規之詞無俾二人專美元祐可

度正授兼侍讀制

勅易大傳謂聖人以此洗心吉凶與民同患大學謂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治心之學通上下一理也而說者例曰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朕則未喻其官某行粹而古識醇而明當學禁方嚴羸粮撰屨不遠數千里從遊於武夷之下其趣尚蓋已高矣易有本義大學有或問析疑辨惑皆所習聞今自勸講陞之進讀其以得之心體之身者為朕悉之究之熟之復之庶幾交修克邁乃訓可

鄭性之授兼侍讀制

勅漢儒以明經擢諫議大夫唐舊典以諫議入乾符門
講讀諫諍經術之相須其來舊矣至國朝紹興以後始
有兼官之稱具官某凝遠而靖深端方而簡重壯年射
策曾馳漢庭鯁直之聲幼學從師盡得考亭精微之蘊
入居保氏之職晉侍邇英之游朕之不明不敏爾康正
之朕之弗念弗庸爾輔弼之先民有言朝無爭臣則不
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爾其交修朕將有望焉可

魏了翁授兼侍讀制

勅朕惟大學失傳微言輟響以愈之博聞明辨言修身
治國而遺致知之一章以光之真踐篤行能誠意正心
而誤格物之二字惟程顥弟兄次其簡編於始而朱熹
師友為之章句於終義方著明功在講貫具官某高明
盪乎宇宙正學源乎聖賢去國十年不改孤忠之潔白
謫居七載盡研六籍之精微深惟孔氏之遺書能究先
王之成法肆班法從勸讀經帷三在一篇之綱汝敷暢

之六毋十章之旨汝切磋之如行道之有程如耘田之
有畔師在前講在後勿託空言化於口筆於書仍輸忠
告庶乎聞大道之要可以開太平之基可

李鳴復授兼侍讀制

勅朕躬宅天命位在德元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方新於歷
象六經之義何上尊王莫善於春秋式渙綸言俾升詔
讀具官某氣剛方而沈涵之以厚量閎肆而密察之以
文橫榻二年陞華八座當其論事肯言諸老之未言既

於談經能發先儒之未發爰即冬官之序晉陪春誦之
班本孟子為綱明義當師於安國以魯論為說知言宜
祖於九成庶殫厥心同底于治可

洪咨夔授魚侍讀制

勅朕惟正月之吉始和顧六經之義何上大易有聖人之
道四既撤臯比中庸言天下之德三盍陳龜鑑爰即延
英之席特陞勸讀之班具官某風猷浚明議論堅正詞
垣繳奏率皆彰善癉惡之辭經幄進陳莫非格王正事

之訓用正夕郎之拜俾承冬讀之書靜惟孔氏心法之
傳莫若朱熹章句之備精粗辨析脈絡貫通三謂一篇
之綱大無外小無內七詩末章之要費而隱顯而微宜
演繹於微言以發揮於聖道庶幾沖菲允蹈中和可

游侶授兼侍講制

勅具官某學不專不足以明道誠不積不足以感人朕
以卿秉心有常持論不詭故寘之金華相與共學顧乃
援程頤舊比以告且謂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則不